

共和国75周年礼赞

穿越时空的历史信物



扫码看视频

短评

谁说农民不懂诗？

朱颖颖

中华文明为何绵延至今从未中断？在屈原村的农民诗人身上，我们找到了答案。三闾骚坛诗社从明清时期延续至今，中间也有低谷，之所以坚持下来，靠的就是一代代诗社成员的热爱，他们将诗意外化在平凡的乡土生活里，传递出优秀农耕文化的力量。

谁说农民不懂诗？他们卷起裤腿下田，放下裤腿吟诗。1982年以来，诗社社员们笔耕不辍，已经写了2万多首诗。因为了解，所以热爱，屈原村的农民将农耕文化与诗歌文化自然地融合，将骚体诗的浪漫、古体诗的韵律、现代诗的情緒赋予村庄的一草一木、山山水水。他们的诗深深扎根于土地。

谁说农民不懂诗？屈原村的农民诗人写草木山水，也写时代变迁。“包产到户，包干到户”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，三闾骚坛在“吃饱饭”的底气中恢复规模，诗人们讴歌改革春风；脱贫攻坚战序幕拉开以来，农民诗人们从屈原诗歌中汲取发展思路，以文化赋能柑橘等特色产业，带动村民增收致富。他们的诗成为一座连接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桥梁。

谁说农民不懂诗？如今，这个隐藏在峡江深处的诗社成为秭归县响亮的文化名片，三闾骚坛社员从13名增加到130多名，再到有30家分社、2500多名成员。旧时农民诗人在端午和中秋相聚吟诗约定，已变成全国各地诗歌爱好者共赴的盛会。诗社的存在不仅凝聚起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，更将其魅力展现给全社会。

从屈原诗歌到农民诗作，从感悟生活到感知时代，我们看到了农民诗人富足的精神世界，看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地方产业的交融互促，看到了文化传承脉络的清晰轮廓。

愿乡土的诗歌响彻大地，愿文化的根脉生生不息。

一部诗集，“诗”润屈原村

□□ 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李竞涵 李忆宁 朱颖颖

屈原的故乡在哪里？

从湖北秭归县城出发，溯长江支流香溪河而上，经过一座琵琶造型的大桥，传说，河与桥都和王昭君有关。过了桥，就是屈原峡，沿屈原峡再走几公里，过了一座峡谷，地势豁然开朗，眼前是一个青山环抱下的村庄——屈原村。

屈原村，古称“乐平里”。《水经注》记载：“秭归县北一百六十里，有屈原故宅，累石为屋基，名其地曰‘乐平里’。”现在，虽然行政村的名称是屈原村，但很多人还习惯沿用古称“乐平里”。

这是一个普通的山村，75年间曾困于穷困，沐浴着改革春风突破发展，经历了从脱贫到振兴的巨变。这又是一个不普通的村庄，屈原文化在此孕育出一个极具生命力的农民诗社——三闾骚坛，这个发端于明清的诗社，所有成员都是农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三闾骚坛社员从10多人增加到130多人，还带动了秭归全县30家分社、2500多名成员。这些农民诗人耕作不停，写诗不息，在传承屈原文化和端午文化的同时，也以诗意滋养着美好生活和致富产业。

“我和屈原是老乡”

“少时贫苦老来甜，年逝难忘眼前。”今年75岁的诗社成员黄家兆是地道的“泥腿子诗人”，也是屈原村屈原庙的第三代守庙人。在他70岁写的这首诗里，隐约可见曾经的贫苦岁月。

1949年10月1日，黄家兆出生于屈原村。屈原村四面环山，曾长期处于落后闭塞状态。“那时家里土地少，质量也不好，只能种点苞谷、红薯勉强维持。为了烧柴，山上的树几乎被砍光了，土石裸露着，崩塌时有发生。”黄家兆回忆，“当时吃水也是‘老大难’，村民需要翻山越岭找水，一路手提肩挑回家，到了枯水期，找水的路更远，更难。”

那个年代，三闾骚坛虽未解散，也只是靠着农民一些自发活动来维系。有作家记录下当时的诗社活动：“端午节这天，这些‘泥腿子’诗人们还各自带点肉、蔬菜、豆腐、酒，来到屈原庙，一起做一顿饭吃，然后各自掏出自己的诗作，吟唱或诵读。”

1982年，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。屈原村的农民也热火朝天参与进来。“包产到户那一天，母亲整晚没回来，待在分给我家的几亩地里，除草、捡石头。”40多年后，现任三闾骚坛诗社社长谭荣昌还记得当时全家人的兴奋之情。1983年，他家地里土豆产量翻了好几番，母亲被评为全乡唯一一个女劳模。“劳模的奖品是一个红色暖水瓶，在我家放了好久，都不舍得用。”谭荣昌说。后来，谭荣昌用诗记录下这段历史：“春风有信到农家，诗意乡村缀物华。”

改革春风吹来，诗社传承的火种也重新燃起。1982年，屈原村几位农民诗人提议恢复三闾骚坛。这

一消息登上《中国农民报》（《农民日报》前身）等报刊，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。刚开始，诗社只有13个成员，慢慢发展到数十人，现在已达130多人。

黄家兆加入诗社时已60岁了。2009年，诗社成员、当时村里屈原庙的守庙人徐正端开始教黄家兆古诗格律，两个人全靠口授，老师庙里讲，学生回家背。就这样一个月时间，初中文化的黄家兆便是背下了百余个诗词格律。

“启蒙韵学津梁步，勤勉耕耘耕读人。”黄家兆在《六十抒怀》里写道。此后，每当在田间劳作或是走在路上有感而发时，他就随手把诗记在纸片上、烟盒上，之后再誊抄。

“我和屈原是老乡。尽管与屈原身处不同时空，但我们与他同山同水，从小听着屈原的故事长大，便会有相通的情感，屈子精神与家国情怀就这样代代相传。”黄家兆用朴实的话说着自己对屈原和诗歌的理解。

谭荣昌来说，诗歌也有着特殊意义：“写诗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也能缓解情绪。”曾外出打工的他，平时在工地不爱说话，想家了，就写在诗里。后来诗歌在报纸上发表，其他工友看到了，拿着报纸来找他：“你还会写诗！”随着谭荣昌的诗歌越发表越多，除了同工地的工友，还有外地的农民工联系他，想要学写诗。“我都是毫无保留地跟大家交流，告诉他们怎么入门，后来这些工友里，真有人加入了我们诗社。”谭荣昌说。

“现在国家政策好，种地不交钱，有补贴，还有养老金，全村早都喝上了自来水了。我们农民诗人不仅要传承屈原爱国精神，也要紧跟时代变化。”黄家兆说。从1982年诗社恢复至今，社员们已经写了2万多首诗，诗社每年都会出一本《骚坛》诗集。

他们写农耕劳作，“亩床当日管，土地隔冬翻”；写青山绿水，“溪流小径傍山斜，修竹古藤千尺崖”；更写乡村新变，“犬吠鸡鸣猪满圈，脱贫致富乐融融”。对屈原村的农民诗人来说，屈原是千百年前的伟大爱国诗人，也是“老乡”，写诗是他们生产生活的一部分，跑运输的村民会在驾驶室旁放本《骚坛》诗集，村里有农民诗人去世，大家会用诗会的形式来跟他告别。

“诗也要像黄连树一样，扎根土地。”黄家兆指着屈原庙前遒劲耸立的黄连古树说，“写诗要讲格律，也要接地气。沾着泥巴的诗，最接地气。”

“这里流淌着诗意和橙子”

80岁的徐正端教60岁的黄家兆学写诗，映衬出当时诗社的危机和村庄的隐忧，老年人多，年轻人少。而主要原因之一，在于缺少增收致富的产业。

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”秭归特殊的河谷气候和红土土质，适宜柑橘生长。有人说，秭归是“流淌着诗意和橙汁的地方”。

屈原村历来也有种植脐橙传统。但此前村民种的大多是传统品种，效益不高。屈原村党总支书记谭晓川说：“过去品种和技术跟不上，脐橙只在冬季收

获，产量较低，不成规模。再加上交通等因素制约，销售也很成问题。”

本世纪初，在“柑橘院士”邓秀新帮助下，秭归脐橙开始调整品种结构，随后又发展标准化生产、实现电商销售，全县柑橘综合产值达到近200亿元，畅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屈原村的农民也从中受益，经过育苗、品种改良和精细化管理，增种“伦晚”“夏橙”“中华红”“九月红”等品种，如今全村脐橙年产量提高到700万公斤，实现了“四季产鲜橙”。

“80后”诗社社员黄海军，是一名返乡青年，也是一名橘农。2018年，黄海军从外地返乡，开始学种柑橘。“我那时候不会管理果树，一有病虫害就损失很大。我不服气，正好宜昌市和秭归县都请专家来教脐橙种植技术，我就每一次都去听。听完回来，就在自家果园里练。”黄海军介绍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几年下来，黄海军不仅对嫁接、施肥、病虫害防治驾轻就熟，还牵头成立了橙老九柑橘产销专业合作社，面向村民开展100多场柑橘种植培训。

对村里人来说，黄海军带来的最喜人的变化是电商。回乡第一年，他就尝试了线上销售。“当时主要是卖给朋友和熟人，没想到卖出5000多箱橙子。”黄海军说。小试牛刀的成功，让他明确了“技术+电商”的发展路子。现在一到柑橘成熟，黄海军就开始在线上展示产品，处理各地订单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“每年通过线上售出的脐橙占一半以上，价格比上门收购价格高不少。”黄海军表示。通过电商，黄海军带动全村42家农户，增收46.6万元。回乡发展柑橘产业的经历，也让他写下《新橘颂》《种橙路》《九月红成熟有感》等诗。

发展产业不只靠思路，村里的路也得畅通。新时代以来扎实推进的脱贫攻坚，给屈原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2015年至2020年，全村新修公路11.8公里，新增硬化公路22.68公里，实现了组组通硬化路。2021年，包括屈原村在内的宜昌市1330个村，100%实现“快递进村”。2023年，屈原村通往外界的要道屈原路，经过两次建设正式通车，同年香溪河大桥建成通车，将屈原村与三峡大坝、神农架、昭君村等旅游景点联结起来，极大带动了全村文旅产业的发展。

有了产业的乡村，正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到家乡。在《新橘颂》里，黄海军充满自豪地写家乡的脐橙和脐橙产业：“莫问此珍何处有，屈原故里是吾乡。”

“一条古老的河流，一直在奔流不息”

屈原文化对屈原村有什么影响？影响不只在写诗，更在文化传承。2019年，徐正端去世，黄家兆毅然决然接替老师成为屈原庙新一任守庙人。

《秭归县志》记载：“屈原诞生地诗风特盛，明清时代有好诗者结社‘骚坛’。”“诗风”融入了村里人的生活点滴，凝结成一代一代的传承。谭荣昌的父亲也是诗社成员，从小就听着屈原的故事和古诗长大的他，

耳濡目染下，不管求学还是打工，一直坚持学诗写诗，现在更担任起诗社社长。黄海军为了学诗，在网上报名网课，老师每周要求交一篇诗作，他完成得最积极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女儿从小也爱写古诗。

在这个人工智能都会写诗的年代，三闾骚坛农民诗社的坚守有何价值？其价值不只在留下多少首诗，而在于传承本身。徐正端、黄家兆、谭荣昌、黄海军……村里一代代农民诗人的热爱和传承，让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活着，葆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。这种情感共鸣，是冷冰冰的电脑程序代替不了的。

现在，三闾骚坛诗社每年至少开两次诗会，上半年是端午诗会，颂扬屈原爱国精神；下半年是中秋诗会，突出农民特征欢庆丰收。其中端午诗会最为盛大，每届观摩人数超过一万人次，已经成为全民参与的诗歌盛会和当地重要的端午民俗。

每逢农历五月初五，诗社社员们无论身处何方，都会想方设法赶回来参加端午诗会。“2022年端午诗会前一晚，我在福建出差，也要连夜赶回屈原村。”在三闾骚坛诗社秘书长宋华明眼里，三闾骚坛是“一条古老的河流，一直在奔流不息”，而这份对屈原的情感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，将诗社的诗人们紧紧相连。

这种纽带其实不仅在诗人之间，也存在于村民之间。“屈原村，名人地，乐平里，人杰灵；诗人魂，应继承，长传唱，口中吟。”屈原村的村规民约被评为“全国100篇优秀村规民约”，屈原村也被评为湖北省宜居村庄、湖北省文明村、湖北省美丽乡村建设典型示范村。这种纽带也不只在一个乡村，还在更大的范围陶产生力量。随着三闾骚坛影响力不断扩大，带动了全县民间诗社的兴起。2023年，全县30家诗社成为三闾骚坛的分社，社员达到2500余人，其中有教师、学生，也有各行各业喜爱诗歌的人。

“九歌”“橘颂”“涉江”“天问”……30家分社名称各不相同，都源于屈原诗词。其中，屈原中学的诗社名叫“涉江”，因为学校就在长江边，目前有300多名社员。“我是三闾骚坛诗社的成员，平时在学校会给大家讲一些诗词格律。”屈原中学老师、涉江诗社负责人刘建国介绍，宜昌市专门编写了地方特色教材《屈风楚韵在原乡》，屈原中学开设了涵盖屈原生平、作品、传说等内容的课程，很受学生欢迎。

以屈原村为起点，文化的新生力量正不断涌现。秭归第一高级中学高三学生王皓然是三闾骚坛年龄最小的社员，11岁时便申请加入诗社，在《屈原文学》等刊物上已经发表过多篇诗作。如同诗社的众多前辈，王皓然不仅热爱诗歌、创作诗歌，也在向身边的人传播诗歌的魅力。

千百年来，屈原村的农民诗社为纪念屈原而生，为讴歌时代而兴，为传承屈原精神而壮大。如今，《九歌》仍在，《橘颂》首唱。从脱贫致富到乡村新貌，今天的农民诗人创作题材更为丰富，他们用质朴而深情的笔触，书写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家乡的自豪，书写着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。